

电子图书



信息技术的结晶

人类文明的载体

网络的基本资源

译者序

我第一次读英国作家威勒德·普赖斯的书，就立刻被书中所描写的种种奇情异趣以及丰富的知识吸引住了。作家对大自然、对人类的热爱深深地感动了我。我读了一本又一本，就好像随作家一道深入了非洲热带丛林、潜入大西洋底的海峡、登上了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峰、踏上了大洋洲荒无人烟的小岛。从他的书中，我知道了大自然中许多有趣的东西：珍禽异兽独特的习性，原始部落的奇风异俗，火山爆发时震慑人心的情景，变幻莫测的海底世界……我不禁感叹：他怎么知道那么多的东西？！

普赖斯是位博物学家。他于1883年出生于加拿大，大学毕业之后，受聘于美国两个极具权威的科学机构：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及全国地理协会。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到世界各地进行科学考察。一生中他游历过七十七个国家和地区，包括中国，足迹遍及五大洲的名山大川、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、天寒地冻的极地、文明世界尚未知晓的原始部落……他的阅历真是太丰富了，难怪读他的小说，就像在读一本有情节的自然百科全书。

普赖斯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青少年文学作家。他以自己多年的科学考察中的所见所闻，写成了一套十四本的丛书《哈尔罗杰历险记》。他把严谨的考察活动和丰富的科学知识揉进情节生动、妙趣横生的故事之中。书中内容大多为作者亲眼所见或亲耳所闻，所以读来真实、生动。由于它的知识性、趣味性以及故事性，这套历险记一出版立即受到读者的欢迎。第一本，《亚马孙探险》出版于1951年，至1985年已重印了十六次，以后陆续出版的其他各本也不断重版，由此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。

《哈尔罗杰历险记》以哈尔和罗杰两兄弟为贯穿整套丛书的主人公，每本书讲述一次探险活动，如追捕偷猎匪徒保护野生动物、考察大堡礁、猎捕某些珍奇动物等等。在这套丛书中，普赖斯塑造了哈尔、罗杰这两位勇敢机智的少年英雄形像。他希望青少年都能成为哈尔、罗杰那样的人：学识渊博，体魄健壮，正直、勇敢，热爱自然，热爱生活。他在书中大声疾呼：要保护我们生存的环境，动植物是人类的朋友，不要把它们斩尽杀绝；他谴责人类中的某些分子的凶残、自私、狠毒，在他看来，这些人远远不如大森林中那些四条腿的野兽；他热情歌颂人与人之间的真诚、友爱。整套丛书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作家正直、乐观的精神，对自然、对生活的热爱。《勇探火山口》就是《哈尔罗杰历险记》中的一种。相信它一定会受到中国青少年读者的欢迎，哈尔、罗杰将会成为中国青少年的朋友。

由于阅历和知识的限制，译文一定有很多错漏，请读者指正。

骆行健

哈尔罗杰历险记

勇探火山口

1 火山之夜

天空一片漆黑，浓雾把星星遮盖得严严实实，三个爬山的人即使借助于手电筒，彼此也很难看清楚。

寒雾，冷风，使哈尔觉得身上的每根骨头都是冰凉的。本来，在夜间爬上火山要比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爬山好受得多，但是此时哈尔却冷得发抖，他想，宁可忍受炎热的天气也比挨冻好些。他已经把自己的毛衣给了他的弟弟罗杰，不过他还有军用防雨外套。他把拉锁全部拉上，连下巴都裹在里面：

罗杰在他身边喘着气。平时，他是一个充满乐观而又调皮的孩子，但经过三个小时艰苦地攀登，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了。

“这座老火山一定像月亮那么高，”罗杰抱怨他说，“快到山顶了吧？”

“恐怕不是这样，”哈尔答道，“我们也许刚爬了一半。”

罗杰累得直哼哼。

“省着点气力，孩子们，”这一爬山小组的第三个人说，“你们需要这样，因为最艰苦的路程还在前头。”丹·亚当斯博士，一位火山学专家，他很轻松地爬上峭壁，就像爬楼梯一样。

他自己并不注意节省气力，突然放声唱起歌来。歌声盖过了呼啸的风声和火山的隆隆声。

哈尔希望他不要再唱了，歌听起来有点儿凄凉，很不舒服。也许那是一首欢快的歌，但此时却使哈尔觉得脊背发凉，黑暗中仿佛突然出现了许多漂浮在云雾中的陌生可怕的面孔。

“振作一点。”哈尔说，但只是自言自语。他必须保持镇静。这与歌声没什么关系，如果那个人想唱为什么不让他唱呢？

要是在白天，这歌声会是很优美的。而在夜晚，大雾濛濛，风声尖啸，山里发出低沉的隆隆声，大地在脚下颤动，火山灰渣不时落在他们的钢盔上，远处的火山口喷出圆柱形火焰，闪闪发光……所有这些都使人产生幻觉。因此，这歌声听起来也许就非常可怕了。与其说是在唱歌，倒不如说他是像疯子一样地喊叫。

但这位博士可不是疯子，而是一个认真的科学家。他是美国博物馆的火山专家，研究过世界各地的火山。他曾经进入火山口，分析气体，测量熔岩流，绘制火山喷发图，也撰写过学术报告。

火山对于他来说只是数字和现象。他是一位冷静的、有数学头脑的、经过严格训练并很有成就的学者。

哈尔觉得他和罗杰能被选为这位火山专家的助手是一件幸运的事。他们对火山一无所知，但他们身强力壮，并且已经有了在亚马孙河和太平洋岛屿上几个月的探险经验。眼下暑假快结束了，他们本应像往常一样准备回学校，但由于他们的年龄比同班同学的平均年龄还小，他们的父亲约翰·亨特，著名的自然学家和动物收藏家，答应让他们休学一年，以便使他们在他的和他的朋友的探险中经受实际的锻炼。

因此，他们就跟着一个唱歌像疯子一样的人，在深更半夜来到了这座即将喷发的日本火山的半山腰上。

“呼”的一声，一块像鸡蛋那么大的火山渣落到哈尔的头盔上，又弹开

了。

幸运的是，这些从火山口喷出来的炽热的石头，在寒冷的雾气中飞行一英里后已经变凉了。但此时此刻哈尔却希望它们仍是热的。

冷风把潮湿的雾气吹到他的身上，他的外套都能拧出水来了。

他们好容易爬出了浓雾，呼吸到了一点新鲜空气，但前面还是浓雾，不久他们就又被雾气淹没了。他们就这样从一片云雾爬到另一片云雾。

这时，附近的山里却存在着一个给人带来舒适和温暖的巨大火种。哈尔把手放在地面上，就能够感觉到热乎乎的。当他冷得浑身颤抖时，一堆温度高达千度的可怕的烈火，正在他的脚下燃烧着。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享受一下这个巨大的火炉里放出的热。

突然，火山像一条爬上岸的落水狗一样抖动了一下身子，并喷出一股火焰。

紧接着又是一阵火山渣冰雹似的落下来。火山渣落到头盔上没什么事，但砸到肩膀或后背上就会肿起大泡。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落下更大的，据说浅间火山曾喷出过像摩托车那么大的石头。

但那种情况现在不会发生，浅间火山还没有猛烈喷发的迹象，否则他们也就会来了。它现在只是发出低沉的隆隆声。

这并不是说很安全。事实上，在几天前就有两名登山者被一阵石头雨砸死了；一个月之前，有一个人被困在两股熔岩流中间活活烧死。火山灰和火山渣一直飞到 20 英里以外的山脚下，地震已经毁掉了轻井泽镇附近的几所房子。

但这些都与浅间火山真正发怒时的情景是无法相比的。在一次喷发中它曾经把 48 个村庄埋在 100 英尺厚的熔岩流下。这个厚度是埋葬庞培城的两倍。浅间火山的高度是维苏威火山的两倍，一旦爆发，其猛烈程度也会是维苏威火山的两倍。

现在看来，它好像在慢慢地酝酿着又一次可怕的爆发。也许在一年以后，也许是一个月，也许是明天，谁能知道呢？

如果说有人能知道，那就是训练有素的火山专家。也许丹·亚当斯博士能够揭开浅间火山之谜。

罗杰猛然停了下来。

“鬼！”他喊道。

哈尔和博士停下来看着罗杰，这孩子是不是疯了。他们都想安慰他几句，但还没来得及开口，罗杰又喊道：

“在那儿。”他指着高高的峭壁上。

他们抬起头，但什么也没看见。雾像一顶巨大的蚊帐一样包围着他们，迅速地掠过地面，不是浓密的一团，而是迎风飘动。博士的可怕的歌声停下来了。而呼啸的风声正发出刺耳的音调，加上火山低吼，火光闪烁，石雨纷纷，充满了不安与恐惧的气氛，令人毛骨悚然。难怪罗杰会产生幻觉。

“难道你们什么也没看见？”罗杰不耐烦他说，“在那儿！”

他们又抬起头，终于看到了罗杰那敏锐的眼睛在雾里所看到的東西。在高高的峭壁上，三个亮点像鬼怪似的在那里跳舞。

是火山里喷出的火球？还是正朝他们流过来即将把他们埋没的熔岩流

呢？

“显然，我们在山上并不孤独。”博士说。他把手做成喇叭状放在嘴上喊道：“喂——！”

上面的亮光停止了移动，三个登山者静静地听着。但在逐渐增强的风声和火山的隆隆声中却听不到人的说话声。

博士又喊了一声。这次从上面传来了答话。

“走，”博士说，“我们要有新伙伴了。”他们一刻不停地攀着火山岩向上爬去，一直来到亮光的前面。他们看到三个拿手电筒的日本人。

“你们好！”三人之中年纪最大的一个用日语说。当他的手电筒照到来人的脸上时，他就改用英语说：

“啊！我想你们是说英语的，我也说英语。我是名古屋中学的英语教师，这是我的两个学生牛房和町田，他们的英语不像我说得这么好。我叫户栗。”

博士把他自己和他的两个同伴介绍了之后，他们彼此握了握手。他们都同样由于在爬向火山口的路上有了新伙伴而感到高兴，现在，神秘的夜晚，寒冷的浓雾，哀嚎的风声和隆隆作响的火山，似乎都不那么恐怖了。

最使哈尔和罗杰感到高兴的是博士不再用他那古怪的、令人难以忍受的声音唱歌了。六个人在爬山过程中愉快地交谈着。

2 雾与火

夜色渐渐由漆黑变成灰白色，天快亮了。不一会儿，周围的景物清晰了，手电筒也可以关掉了。

他们看到的一切是多么荒凉啊！巨大的黑色熔岩，干涸的熔岩河，没有一棵树，没有一丛灌木，甚至连一根草也没有，就是月球上也不会这样荒凉和单调。真是一片不毛之地，看来人类似乎也没有资格来到这里。

只有这里的雾是极美的。它们来去无踪，像波浪一样，飘过潮湿的黑色岩石。有时你能看到 20 英尺开外，但转眼间就可能伸手不见五指。

在黑夜般的浓雾中，仅有的一条崎岖小路也看不见了。现在他们简直是跌跌撞撞地往上爬，像山羊攀登悬崖一样。他们不时在火山灰中滑倒，不时被尖利的、像玻璃碴一样的火山岩划破，当大地颤动时还要使身体保持平衡。突然一阵剧烈地。震动，岩石猛烈地碰撞起来。他们头上传来一种物体下滑的声音。

“当心！”博士喊道，“到岩石下面去，快！”

他们六个人挤在很浅的岩洞里，成吨重的岩石、火山灰和火山渣像致命的瀑布一样隆隆而下，落在他们前面几英尺远的地方。当“瀑布”在岩洞前落下来时，光线完全被挡住了，乱石顺着山坡横冲直撞地滚下去，发出的轰鸣声越来越弱，最后消失在浓雾之中。

“再等一会儿。一些滚得慢的石块现在才开始落下来，有的石块大得足以砸死一个人。”博士说道。

当一切都平静以后，攀登才重新开始。

山势终于变得平缓起来，六个精疲力尽的火山探险者发现他们已经到了山顶。但火山口在哪儿呢？

这可不是一座普通的火山。一般火山的形状都像个圆锥，而这座火山的山顶却是由几英里长的起伏不平的斜坡组成。在某个地方会有一个火山口，然而没有一点儿标志，谁知道可能在哪儿呢？晴天的时候能够看到火山口升起的烟。但在这样浓重的雾里，彼此只能勉强看到对方。

天气特别寒冷，因为他们现在的位置已经在海拔 8000 英尺以上。茫茫大雾仿佛浸透了他们的身体，他们挤在一块巨石后面开了一个“作战讨论会”。雾像河水一样被巨石分开，在巨石两侧翻滚着。

“我们生火吧。”户栗努力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说。他看看周围，想我一些木块，但连一根树枝、一片叶子也看不到。

六个人掏遍了所有的口袋，拿出一些小纸片，堆起来有几英寸高。博士把它点着，他们就在那微弱的火苗上暖了暖手，不到五分钟火就熄灭了。

“我饿，”户栗说，“你们饿吗？”他打开一个木制的小盒子，里面装的是些鱼和米饭。“我们叫它盒饭，你喜欢吗？”

“是的，喜欢。”亚当斯博士答道，“你大概也喜欢这个吧。”他拿出几块巧克力。他们把各自带的食品分着吃了。

罗杰从饭盒里拿出一些像白色的虫子似的东西，他疑惑不解地看着它。

“章鱼触手，”户栗兴高采烈地说，“很好，你喜欢吗？”

“我喜欢。”罗杰说着一口吞了下去。

六个人中只有一个人没吃东西，那就是牛房。他坐在离其他人不远的一块熔岩上，脸色苍白，紧锁双眉，像是陷入了痛苦的沉思。

博士站起来，“好了，户栗先生，我们去找找火山口怎么样？”

英语教师摆了摆手，咧开嘴笑了笑。看起来什么事情也不会干扰他。

“也许我们找不到，我想我们是找不到了；也许雾会散开，然后我们去
找；也许雾散不了。山顶有许多英里长，有的时候人们要在雾里徘徊好几天。
我们要呆在这儿，什么也不能干。”

亚当斯博士没有说话。他觉得户栗不仅是一个相当差劲的英语教师，而且还是个胆小鬼。

“我认为我们有事可干。”博士说，“有的地方会有通向火山口的小路。如果我们能找到它就行了。现在我有一个计划，我们可以组成一个‘转盘’，你，户栗先生，留在这儿。我们五个人一起往前走，直到快要听不到你的呼喊声为止。不能走太远，因为浓雾能吸收声波，也许只能走500码左右。我们把町田留在那儿。其余的人再走500码，再留下牛房。然后继续走，依次留下罗杰、哈尔。我在另一端，这样就可以组成一个一英里半的传呼线。然后，户栗先生呆在原地不动，其他人像钟表的指针一样绕着他转，如果小路在距这块岩石一英里半的范围之内，我们就能找到它。”

“不会有人迷路吧？”哈尔问道。

“如果一个人始终能听到另一个人的呼喊声就不会迷路的。我们开始吧，要不停地喊，户栗先生。”

当户栗转过身背靠着岩石，为他在这个计划中所充当的角色感到得意的时候，其他五个人已经消失在浓雾里。

“唷！”户栗开始用日本的方式喊叫。他们继续往前走。“唷……唷……唷……”喊声越来越弱。他们留下町田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

五个人一个一个地被留下，不停地向前向后呼喊，直到博士来到传呼线的末端。

“开始！”他喊道。命令顺着传呼线传下去，于是巨大的转盘开始转动。转了还不到四分之一圈，博士喊道：

“在这儿，小路。到我这儿来。”

博士的话被传下去。不到二十分钟，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了小路旁。但哪条路通向火山口呢？

他们仔细地听着火山的隆隆声，辨别着声音的方向。由于有雾，声音好像来自各个方向，像是从天上，也像是从地下发出的。

“我想大概是这条路，”火山专家边说边沿着那条小路走去。其他人紧跟着他。

牛房走在最后面。哈尔向后瞥了一眼，看到那个年轻学生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，目光呆滞，步履沉重，若有所思。好像发生了什么事不顺心的事。牛房到底怎么了？

哈尔放慢脚步，和牛房并排走，想跟他聊聊天。但哈尔一点也不懂日语，而牛房又太腼腆了，他不愿用他学过的一点英语来交谈。他冲哈尔勉强笑了笑，然后他们就又在沉默中艰难地向上爬去。

与牛房的情绪相反，丹博士有点过于得意了。哈尔尊敬地称他为丹博士。“叫我丹好了。”丹博士对他说，“不管怎么样，我只比你大十来岁，何况你长得比我高。”

那是真的，尽管哈尔还不到二十岁，但他的个子比博士还高，肩膀也比较宽，身体也健壮。但哈尔认为博士瘦长结实，而且智慧非凡。他觉得直呼

其名对这位科学家有点不够尊敬。最后哈尔还是让步了。

又是一阵碎石落了下来，但丹博士仿佛没有看到。他抬起头爬得很快，把其他人甩下一大截。火山的隆隆声越来越大，太阳已经升起来了，但阳光穿不透浓雾。由于有可恶的烟气混进来，雾变得更浓了，卢栗被呛得直咳嗽。

丹博士不顾呛人的烟雾、不断落下的碎石、大地的颤抖和越来越大的轰隆声，仍然大踏步地向前走。他的胆子太大了，好像生怕别人说他害怕一样。他又一次唱起了晚上唱的那首凄凉的歌。听起来和在晚上一样令人不可思议。

他忽然停了下来。

“我们已经到了！”他喊道。

其他人都来到他身边。前面几英尺远的地方，地面不见了，巨大的烟浪和云雾混合在一起。

他们的眼睛虽然什么也分辨不出来，但凭着听觉判断，他们就站在火山口的边缘。

3 火山口

从火山口里发出的声音好像是成千上万只愤怒的狮子的吼声。

伴随着吼叫声，还有一种像货车过桥时发出的轰隆声；接着是喷出的蒸汽发出的更加刺耳的声音，就像一条巨大的毒蛇发出的嘶嘶声。整个人山像一个被点着的大炸药包，随时都可能爆炸。

声音变得如此巨大而可怕，以致于当丹博士再说话时，没有人能够听到。

哈尔还记得从《特里火山手册》中读到的一段话：“浅间火山是日本最大的、最容易爆发的、最变化无常的火山，山顶上处处都有危险，要时刻小心。”

太可怕了，然而他们还有点庆幸，因为在寒冷的雾中度过一个夜晚后，火山口下面散发出的热气使他们感到很舒服。每个来访者都像烤肉又上的鸡一样转动着身体，使全身都暖和起来。

丹博士从哈尔背着的背包里拿出一些仪器：一支温度计，一副防护镜，一个小分光镜。他开始读数并把结果记录在笔记本上，还用试管收集了一些气体标本，准备以后继续研究。

他又开始说话了，但尽管孩子们能看到他的嘴唇在动，却听不到他说的是什么。丹博士打了个跟他走的手势，就沿着火山口边缘开始了他的考察工作。

哈尔回头一看，一个“奇观”映入眼帘：三个日本人站成一排，正在向冒着烟的火山口深深地鞠躬。

哈尔从书上读到过有关这方面的内容，这是日本人参拜火山神的方式。他们的宗教信仰，也就是神道，每一座火山都是圣地，人们对火山神必须虔诚，否则神就会在盛怒之下把下面的村庄摧毁。

火山神是一个凶神，最使他高兴的事就是把人作为贡品献给他。过去，作为祭品的人被送到他的贪婪的大嘴里。据说，每个牺牲者都把这看作是一种光荣。

如今固然是没有人再被抛向火山神了，但仍有许多人自愿地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他。他们觉得这样做是一种神圣的举动，同时也解除了自己的烦恼。失业的人可能会跳进火山口，犯罪孩子的母亲也会在火山口中结束自己的生命，受到父母干涉的年轻恋人会双双殉情于火焰之中，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也会在这里选择自己的归宿。

在欧洲和美洲，这种逃避现实的举动会被认为是懦夫的表现。在日本却不这么认为，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失意的人投入日本 58 座活火山中的某一个火山神的怀抱。

哈尔又向后看了一眼，户栗和町田开始沿着火山口边缘走动，而牛房仍然盯着火山口一动不动。过了二会儿，他坐在一块岩石上，低着头，用双手紧紧地捂着脸。

哈尔想去安慰牛房几句，但他能做些什么呢？也许不会有什么事，即使有的话，牛房的日本朋友也会照顾他的。丹博士已经在 50 英尺以外了，并且正在不耐烦地朝他们招手。哈尔急忙赶了上去。

在火山口的边缘散步可真是别有风味，身体的一侧被寒冷的雾冻得冰凉，而另一侧则忍受着火焰的炙烤。脚底下是很烫的，哈尔不得不踮着脚走路。

蒸汽从每个石缝里喷出来。如果走路时不小心让蒸汽喷到你的裤子里，就会感到好像是被送上蒸笼。

落下的石块到达很远的山边时已经凉了，在这里却是热的。如果有一块石头落到你的肩膀上，立即就会把衣服烧坏。孩子们都喜欢向悬崖下扔石块玩，当哈尔拾起一块水晶般的石块准备把它扔进火山口时，禁不住惊叫一声，把石头撒在地上，并用嘴吸吮着被烫坏的手指。

博士正在测量火山口边缘的地形，每一个小丘和洼地，每一个裂缝和喷气孔都经过仔细地检测，并把这些数据和现象记录到笔记本上。

轰鸣声震耳欲聋。与之相比，即使一座机声隆隆的钢铁厂也会显得像墓地一样静谧。火山神已经咬牙切齿，怒不可遏了。紧接着，把岩浆像火箭一样喷射到昏暗的高空，随着下落由白色变成红色，落在岩石上。粘稠的岩浆慢慢地摊开，逐渐冷却成生面团的样子，但依然发着耀眼的红光，散发着巨大的热量。

博士迅速跑过来，用他的电子高温计测量温度。他把读数给孩子们看了看，110。

丹博士没有说话，只是摇了摇头，这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了。孩子们懂得他的警告，这些落下来的布了状的熔岩是很危险的。他们必须不停地看着上面，以免遭到袭击。如果被其中一块击中，不难想像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一碰上这比沸水的温度还高十倍的熔岩，衣服立刻就会被点着，你就会像一支罗马教堂里的蜡烛一样被烧掉。

很难同时注意天空和地面，罗杰不得不斜着眼看。他多么渴望能成为一个能用一只眼睛看一个方向，而用另一只眼睛看相反方向的鸟啊。

忽然，雾散开了，太阳照亮了沉闷的灰色废墟和黑色熔岩，不断上升的蒸汽在阳光的照射下形成一道彩虹，最后一片云雾幽灵般地消失了。

几个人停住脚步，欣赏着周围的景色。山下几英里以外，散落着日本的村庄，棋盘似的稻田宽阔而平坦。在小山丘的顶上，坐落着神道的庙宇和宝塔。清清的溪水顺着山涧蜿蜒流淌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泛着闪闪银光。峡谷后面，山峦起伏，远远望去，一片郁郁葱葱。南面，耸立着雄伟的富士山，向西看，辽阔的日本海碧波荡漾。

啪！一块炽热的岩浆落在离他们不到十英尺远的地方。这可不是赏景的时候，他们又提心吊胆地朝前走去。

毒气使他们睁不开眼，咽喉疼痛，有时简直透不过气来。于是，他们不得不停下来等待着变幻不定的风吹来一丝新鲜空气。

当微风把烟雾吹走，把烟柱和火舌吹向一侧时，他们有机会第一次看到了火山口内部的景象，真是触目惊心。哈尔不自觉地看了丹博士一眼，发觉他的脸色也变了。

他似乎不再是那位冷静的科学家。他紧闭双唇，目光呆滞地盯着这个可怕的深渊。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恐惧的表情，但又不像是害怕。那是一种茫然、冰冷的表情。

哈尔怀疑他是否失去了知觉。他担心丹博士会失足落到下面去，便伸出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胳膊。他觉得丹博士的身体像一尊大理石雕像一样。

丹博士没有发觉哈尔，仿佛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存在似的，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

哈尔试图摇动他，但他似乎变成了石头人，颧骨突出，脖子僵硬，手攥

得紧紧的。

他就这样站了足有两分钟。

终于，他的脸上又现出了一点儿红润，哈尔抓着的那条胳膊也不再那么僵硬，眼睛也灵活了。他的目光从那只紧抓着他的胳膊的手，移到哈尔的脸上，不解地朝他微笑着，仿佛不明白哈尔干嘛要抓住他。哈尔松开了手，博士用手指了指深渊底部的熔岩源，他又恢复了常态，又成了一位镇定自若，对科学充满热情的科学家。显然他一点儿也记不起刚才那可怕的两分钟里所发生的一切了。

浅间是无底的意思，许多世纪以来，日本人一直认为这座火山是一个无底洞。但近几年来，火山底部不断上升，现在已能清楚地看到下面 600 英尺的地方。

在那里，炽热的熔岩喷向空中，有的只喷到火山口就又落了下去；有的则飞到几千英尺的高空，落到火山顶上，这对火山探险家来说是十分危险的。

熔岩流下面是一个由熔化的岩石形成的白热的熔岩湖，沸腾的“湖水”像大河里的漩涡一样翻腾着。熔岩里的气泡受高温而炸开，燃起一股股火苗。巨大的石块被抛起来，撞在石壁上，落下去，然后又被抛得更高。成千块碎石像子弹一样飞向高空。从石缝里喷出来的蒸汽，就像从巨龙的鼻孔里喷出的烟，发出可怕的“滋滋”声。孩子们都用手堵住耳朵。

博士并不在乎这些，他把高温计对准火山底部，温度计显示出 2500 。数字记下来后，他又指着火山口内壁 50 英尺处的一块橙黄色区域，趁着噪音比较低的时候，说道：

“我想下去看看那块东西。”

他从肩膀上取下绳子。这条绳子是尼龙制成的，尽管很细，很轻，却非常结实。博士把绳子一头系在自己身上，一头递给两个孩子。

“往下放，一定要稳住。”他说。

他踩着陡峭的火山口壁向下滑，灼热的火山灰使他的脚不时地打滑。孩子们慢慢地向下放着绳子。每当他脚下一滑，他们就特别紧张，担心他会掉下去。

他终于到达了那个颜色独特的矿物层，并开始用分光镜进行观测。孩子们紧紧地抓住绳子，哈尔为他捏着一把冷汗，如果一块粘粘糊糊、滋滋作响的熔岩落到绳子上把它烧断，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

博士抬起头来，向他们打了个手势，示意他准备返回了。孩子们齐心合力向上拉绳子，他踩着不断下滑的火山灰爬了上来。

当他重新站在他们身边时，两个孩子由于紧张和兴奋，都说不出话来，但博士对他爬进一个正在喷发的火山口中的壮举似乎无动于衷。

火山口周长大约有一英里，经过艰难的考察，他们终于又回到了出发地点。他们想去寻找三个日本人，但这时火山口里喷出的滚滚浓烟又飘了过来，挡住了他们的视线。

忽然，穿过烟幕，两个人影向他们跑过来，他们认出这是户栗和町田。两个人都有点惊慌失措。

“你们过来，”户栗喊道，“到这儿来——快——看。”

他们转身又跑进烟幕里，丹博士和两个孩子也急忙跟了过去。几个人在一堆蓝色的东西旁停了下来。

4 灰心丧气的学生

那是一件蓝色的学生制服。哈尔把它捡起来，立刻想到发生了什么事。

“牛房有什么伤心事吧？”他问町田，“看起来他很不高兴。”

“牛房参加英语考试，”町田说，“他不及格——成绩不好。”

哈尔觉得如果一个学生有一个像户栗这样的英语老师，英语考试能及格那才是件怪事呢。

他们走到火山口边缘向下看，但什么也看不见，烟雾把视线挡住了。

“我们走吧。”町田说，“回去告诉他妈妈。”

“等一下，”丹博士说，“他也许还活着，我下去看看。”

两个日本人惊讶地看着他。

“进入火山口？”町田喊道，“谁也办不到。”

“他不会一直掉下去，也许落在这一块突出的岩石上。”丹博士边说边把绳子解开，开始把一端系在自己身上。

哈尔又向深渊里望了望。太阳已经很高了，烈日当头，但仍然穿不透那一层层烟幕。一想到要像瞎子一样进入火山口，哈尔不禁出了一身冷汗。但如果牛房真的掉进里面的话，那是哈尔的错，至少哈尔这样认为。他埋怨自己：当看到牛房情绪不好时为什么没回到他身边。

“把绳子给我，”他冲丹博士说，“该我下去了。”

丹博士摇了摇头。但当他看到哈尔决心已定时，就把绳子从胸部解了下来。

哈尔抹了一把脸上的汗。来自火山口里的热气加上火辣辣的太阳，使他有点恶心，从下面冒出的瓦斯呛得他透不过气来。

“开始吧！”他说，“把绳子拉紧！”

他小心翼翼地靠近火山口壁，身子立刻随着火山灰向下一滑，幸亏其他人紧紧抓住了绳子才把他拉住了。

他抬起头最后看了一眼他的弟弟、博士、还有两个日本人。他还能再见到他们——这四个人吗？

四个？好像有五个。他又数了一遍。瓦斯气刺得他眼睛生疼，烟雾使他看东西很吃力，但确实有五个人。四个人抓着绳子，一个人站在他们后面，正伸着脖子朝这边看。脸上带着好奇的神色，那个人用很蹩脚的英语问：

“你们要干什么？”

四个人回头一看，大吃一惊，差点儿把哈尔扔到火山口里去。哈尔赶紧爬了出来。

“牛房！”他喊道，“你没事啊！”

牛房茫然地看着他。

“你真把我们吓坏了，”丹博士说，“我们还以为你跳下去了呢！”

“很抱歉。”牛房艰难地用英语说，然后用很流利的日本话向町田解释了一下。町田转达了他的意思。

“他说这里太热了，于是他就走到那边——坐着——想，他很伤心。”

“那件事为什么对他打击那么大呢？”哈尔不明白，“在我们国家许多孩子都会有不及格，但他们并不觉得怎么样，他们只是继续努力。”

“啊，你不知道，”户栗说。接着，他又讲了讲牛房的身世。牛房的父亲在战争中被打死了，母亲和姐姐用拼命干活挣来的一点钱供他上学。他只

有以取得好的学习成绩来报答母亲和姐姐。当他考试不及格时，他感到非常羞愧，他辜负了母亲和姐姐的一片苦心，邻居们也会看不起他。所以他不敢回家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
哈尔看着这个年轻学生的脸，被深深地打动了。这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，他热爱自己的母亲和姐姐，由于没有取得好的学习成绩而深感羞愧。他看起来很聪明，如果和英语好的人在一起，他的英语一定会学得很好。

哈尔把罗杰和博士拉到一边。

“听着，”他说，“我有个主意。我们还在日本呆多长时间？”

“大概一个星期。”丹博士说。

“时间不算长，但我想足够了，因为他是那么渴望学习。”

“你想怎么办？”

“如果我们把牛房带在身边，每天和他用英语对话 16 个小时，我相信我在这一周里教给他的东西比户栗一年教的东西都多。如果学校能给他一次补考的机会的话，他一定能通过考试。”

丹博士想了想，满意地笑了。“你真是个好小伙子。哈尔，我认为你这个主意行得通，关键是能不能有机会补考。咱们去问问老师吧。户栗先生，到这边来一下好吗？”

户栗听完他们的计划非常高兴。是的，他保证学校会给一次补考的机会。“学校知道我是不太称职的英语教师，”他谦卑他说，“我也知道我不称职。但学校找不到更好的英语老师，聘请英国人和美国人聘金太高，我们只好尽力而为。跟你们一起生活一个星期的时间，我想牛房能通过考试。”

“町田怎么办？”哈尔问道。

“噢，町田是专科生，他不学英语。”

他们走到牛房身边，户栗把哈尔的计划告诉了他。牛房做梦也没想到，为什么这几个陌生的外国人对她这么好呢？她看着哈尔，目光中流露出感激之情，但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两颗大大的泪珠顺着面颊滚了下来。她眼里含着泪花微笑着用英语说：

“我非常感谢。”

“我先跟他回家，”户栗说，“告诉他母亲，然后我们在东京见，好吗？”一致同意。

“既然没事了，”丹博士说，“我们还是离开这儿吧，这座火山不可靠，刚才的半小时它太安静了，我想它也许正准备给我们来一个熔岩浴。”

他们向山下走去，但走得却是另一条路，丹博士想看一看被熔岩埋没的 48 座村庄的遗址。

当他们下山的时候，火山神又开始咆哮起来，就好像是因为这六块到了嘴边的肉又逃跑了而愤怒。博士不时地停下来把温度计插到炽热的火山灰里，最外面一层只不过有点烫手，而表面以下 3 英寸处却是 200 ！

“我们可以煎鸡蛋了，”丹博士说，“如果我们有的话。”

这句话提醒了他们，肚子又饿了。于是他们停了下来，把剩下的巧克力、米饭和鱼吃掉。他们吃饭的时候没有坐下来，也不是站着不动，而是不停地跳。只有这样，他们的脚才不至被烫坏。

随后博士又催促他们上路了，浅间火山的咆哮声越来越大了。

5 大力士

尽管是下山，仍然很艰难。头上太阳晒，地上热气烤，还要爬上爬下，越过一块块巨大的岩石。大多数岩石都很坚实，重量可达几吨、几十吨。然而使罗杰惊讶的是当他撞上一块像一匹马那样大的岩石时，竟把这块巨石撞动了。原来石块上布满了筛子眼似的小洞，看起来像一个大蜂窝。

一个调皮的主意出现在罗杰的脑子里。他喜欢和既比他强壮，又比他聪明的哥哥玩恶作剧。

他们停下来休息，罗杰说：

“哈尔，你没事吧？”

哈尔瞪着他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，没事？”

“你是病了还是怎么了？”

“当然没有。怎么回事？”

“噢，你脸色不太好，我担心你虚弱的身体经不起这次旅行的折磨。看起来你已经精疲力尽

“我累了？怕是你精神失常了吧。如果说有人累的话，那就是你。你这小东西，大概我们要用担架把你抬回家了。”

“好吧，”罗杰说；“想知道谁累了并不难，你能把多大的石头搬起来扔到山下去？”

哈尔向四周看了看，选了一块和他的头一样大的石块。他抱住石块，吃力地把它搬起来，然后顺着斜坡扔了下去。

“瞧，”他对罗杰说，“如果你能扔下它的一半大的石头，我就封你做五朔节王。”

“让我来试试这一块吧。”罗杰边说边去搬那块像马一样巨大的石块。

哈尔差点儿笑出来，“别不自量了，小家伙，你连推都推不动，更别说把它搬起来了。”

罗杰绷紧浑身强壮的肌肉，抱着那块巨石直起腰来，然后把它扔到了山下。

哈尔目瞪口呆，吃惊地看着罗杰，然后转向哈哈大笑的博士。

“这不可能，”哈尔嘟囔着，“这不可能。”

“要弄清真相很容易，罗杰。”丹博士边笑边说，“咱们下去看看那块大石头吧。”

他们来到石头边，丹博士用手把它前后摇来摇去，就像推一个摇篮一样轻松。它轻得像纸糊的一样，根本不像块石头。

“这是浮石。”丹博士说，“能够浮起来的石头，的确它能漂在水上，是世界上最轻的石头。”

“它是火山喷发后形成的吗？”

“是的，它确实是熔岩，变成了泡沫的熔岩。你知道，水变成泡沫后是很轻的，这是因为它里面充满了气体。同样，这是岩石泡沫，也是由气泡组成的，气泡里也有气体，有的比空气还轻。有些气泡破裂了，就形成了这些洞。”

“它真的能像木筏一样漂在水上吗？”罗杰不太相信。

“真的，当克拉卡托火山喷发时，许多浮石堆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宽三英里的巨大的浮岛。有些人以为它很结实，就在上面盖了房子。有一天早晨，他们醒来以后，发现他们的岛被昨夜的暴风吹到了茫茫大海之中。十八天后他们才被一艘过路的船搭救了。”

“我想坐坐这种浮石筏子。”

“当你研究海洋火山的时候就有机会了。现在我们还是不要说了，快走吧。我不喜欢听火山发出来的声音。”

他们继续顺着山坡向下走去。但孩子们对博士所讲的故事太感兴趣了，怎么也安静不下来。

“那么，火山是怎么形成的呢？”罗杰问道。

丹博士笑了，“那可是个相当大的问题。你下过矿井吗？”

“下过。我们在宾夕法尼亚下过煤矿。”

“下面是冷还是热呢？”

“是热的，越往下走越热。我们都快被熔化了。”

“对，如果你能够继续向下走，好比说走上 20 英里，你们就会真的被熔化了，同时你会发现你周围的一切都呈熔融状态。石头在几千度的高温下也会变成热粥，就像钢铁厂的铁矿石被熔化一样。现在，假设你踩到一个桔子上会怎么样呢？”

“它会裂开，桔子汁也会喷出来。”

“正是这个道理。想想看，千百万吨重的地壳压在石头粥上会怎么样呢？自然，如果它能找到一个裂缝就会喷出来。那就是火山口。火山口就是地球表面的裂缝。石头粥找到了逃跑的机会就会冒出来。那石头粥就是通常说的岩浆，也就是处于液体状态的岩石。它可以是任何一种岩石，也可以是几种岩石的混合物——没关系，都叫岩浆。”

“当然，当岩浆从裂缝中喷出来的时候，它会把石头和污物也一起带到天空。如果雨水顺着裂缝渗下去，就会由于高温而变成蒸气。你们知道蒸气的力量会有多大？例如，火车头的蒸气能带动一列火车。火山的蒸气会引起可怕的爆炸，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亡。爆炸还可能使火山口裂开，这时，岩浆就会像汹涌的河水一样流出来，淹没许多城镇和乡村。这正是这里所发生过的事情。你们脚下 100 英尺深的地方就是一条熔岩河，在它下面有数以千计的日本房屋，里面有男人、女人和孩子，一万多人被永远埋葬了。”

“为什么是永远的呢？”哈尔问道，“维苏威火山埋葬了庞培城，但现在他们已经把那座城市发掘出来了。”

“是的，可是庞培城是被火山灰覆盖的，不是熔岩，灰是很容易铲掉的。但这 48 座日本村庄却是躺在 100 英尺厚的熔岩下面。”

“这种事还会发生吗？”

“恐怕还会的。日本火山学家认为浅间火山正在酝酿另一次大爆发。通过今天的观测，我也开始同意他们的意见了。火山口里的熔岩湖，以每年 15 英尺的速度上涨。没有人能够准确地预测，但很可能在 10 年之内，浅间火山就会有另一次壮观的表演。同时，在那以前，它还会有许多小“节目”，而每个小“节目”都足以置我们于死地，所以我们还是快走吧。”

浅间火山现在像野牛一样吼叫着，几千英尺长的火舌伸向蓝天，半凝固的熔岩落在岩石上，每个人都随时注意着上面，以便及时躲避落下来的东西。

尽管这样，还是有一块粘粘糊糊的炽热的熔岩落在了町田的衣袖上。衣